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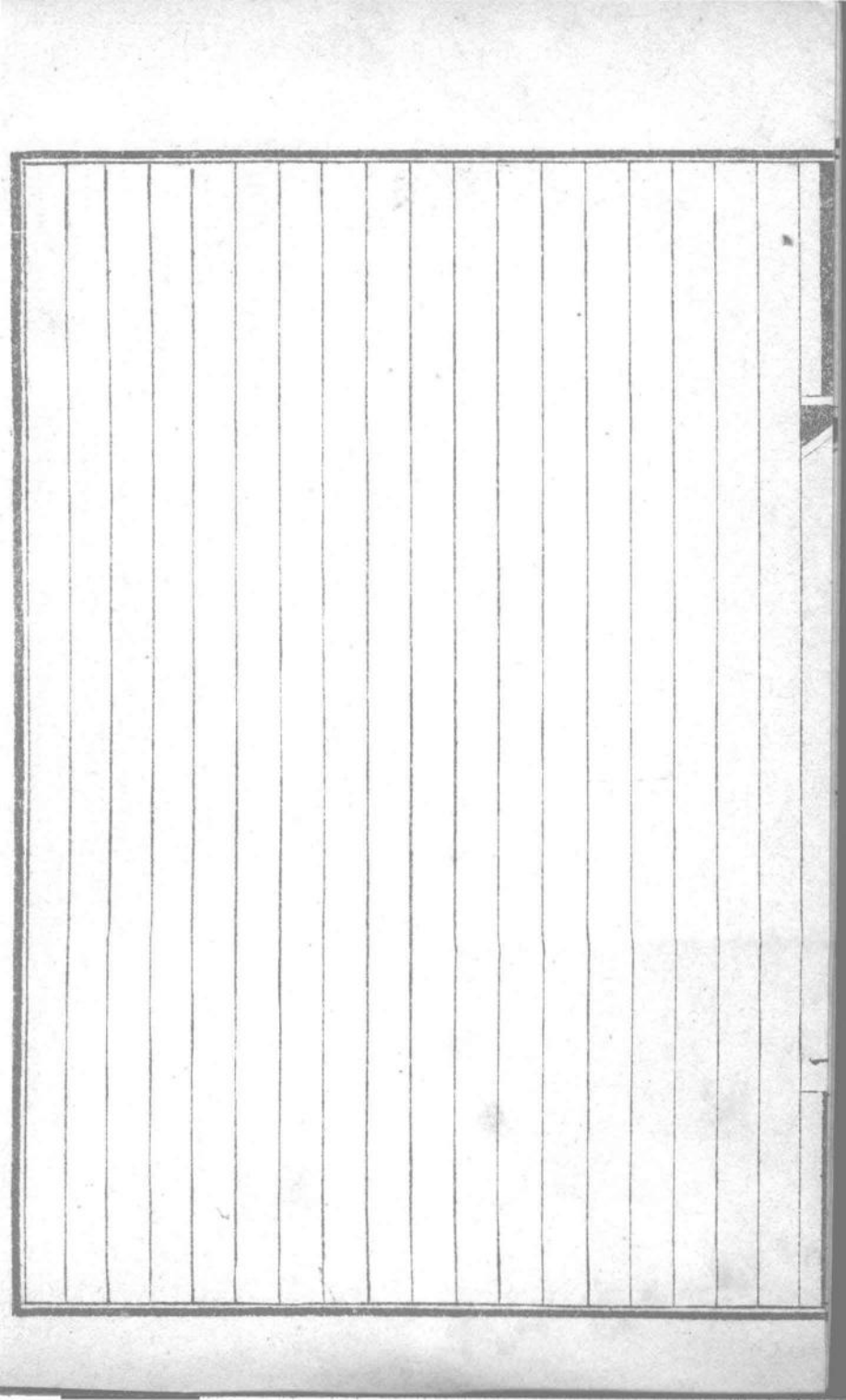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在官法戒錄

在官法戒錄摘抄四卷桂林陳文恭公原本而余命兒子學紳為之重梓者也原書有涉及因果者節去十之二三所以壹勸懲翼理教也初余受

天子命陳臬事由秦而閩而齊魯日坐堂皇間吏胥抱牘進則惴惴懼懼夫一不當而若曹上下其手獄且失平既而思之若曹亦猶人耳導之以善而絕其為不善未有不激發於天良而相懲於匪僻者也歲壬午閩中林少穆廉訪出其書見其辭意至切近而易曉鼓舞振興之機於是乎在在官者豈置一編以為日用行習息之式是亦振吏治挽錮習之一端矣桂林舊有四種遺規學紳已為摘抄行世豈書刊竟復為識其緣起如左

道光二年歲次癸未秋七九月既望洪洞輩間劉大懿序



在官法戒錄原序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字有四种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少長貴賤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為法見不善者而以為戒也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吏胥徒府掌慶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典吏也胥即今之都吏為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隸卒也是為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嫺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與臺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醞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煇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靳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去鄉國常數千里籍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為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為責不亦重乎而為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畎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姦犯科相習熟為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為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推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姦亦愈巧推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焉能喪其廉恥之心以正其身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淪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

國家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子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畢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熟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為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胥吏之事各撮論斷哀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為分布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燦陳榮辱由已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乾隆八年夏四月桂林陳宏謀題於豫章使署

在官法戒錄摘抄卷之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鈞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總論

太公陰符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吏有重罪十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威力脅民五吏與吏合六吏與吏與人無惜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賈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震懼於民失治者有三罪則國亂民愁晝有之則民流亡而國不可守又曰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外不懷怨內不微爭後漢書注

周官自府史胥徒以至鄙師縣止之屬皆所謂吏也太公所言十重罪已盡後世作吏之弊天下治亂實基於此為吏者當知已與命官雖有尊卑其為民生休戚所繫則一不可不自勉也

王仲宣曰大凡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綰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通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集

為吏者悉熟律例可以斷獄決疑此用其所長也若用以舞文或務為深入則毒流便不可當非法之有弊而心之無良也可弗戒與

范蔚宗曰曾子曰士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

寄柱真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
者若乃推己以議物捨杖以探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後漢書郭躬傳論

獄吏雖微而其操生殺之權與太史等且凡獄之成皆以初上之獄辭為據輕重出入之間尤不可以
不慎也范史論郭氏之興而歸本於察獄平刑良矜勿喜其所以示勸者深矣

劉公非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取吏亭長門幹街卒游繳當夫盡儒生
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自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
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文獻通考

曹有東西曹功曹賊曹諸名如今之各房科是也掾者屬吏之稱書史主錄記取吏取車者亭長收捕
盜賊游徼循禁姦盜當夫主賦役平爭訟街卒如今之巡兵門幹門下辦事小吏也此皆近世所稱為
賤役而古昔則儒生學士往往為之誠以人之樹立各視其志不繫乎職之貴賤耳漢公卿多起小吏
而兩京人才之盛吏治之隆後世莫能及豈不可慕而可法哉

蘇東坡知徐州上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
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當夫郎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
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
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李瑣李抱玉段
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不用故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
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
可刑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

舉者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文武英才各有所託而興自古流品誠不足以限人也今世吏胥多由讀書求就執事公門未嘗非士類也及以吏員入官為守令為監司未嘗限其所至與唐宋流外官之制不同有志者正可乘時自奮矣若夫鞭撻之施視乎其人之自愛與否人果有心向上必能守法遠罪又何必廢刑而後士有可用乎

東坡論積欠狀云凡今所催欠員十有六七皆聖意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太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巨款聚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饑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延蔓追擾自甲及乙自己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竟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小民為姦使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之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孔子曰苛政猛如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狼虎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感乎

同上

追呼之擾羣寫曲盡讀此而不動心猶刮民脂髓快其吞噬者真與虎狼無異天地間如何容得

李之彥曰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偏人致死但損財賄賂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陳略所見

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結交胥吏者胥吏貪其賄賂未有不甘心為之指使者夫胥吏於所害之人大抵鄉里相識非親即友何忍助惡為虐苟能出其良心主持公道不為豪富所使則豪富無所倚恃或稍知斂戢不致肆行無忌喪厥身家所全者豈獨在貧弱之人乎

又曰今日囹圄供答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往往自撰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愬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賤銜冤此豈國家之福耶願司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乎同上

臨審私串口供既審刪改招冊種種弊端無非為錢所使須知詞訟內帑一邊必害一邊已之所得有幾人之受累無窮故鑑虛衡平四字不獨官府之良規亦吏人之要訓也

李昌齡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於定國父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獨富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散金穀齋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謂之積陰德凡為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予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所謂積德者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始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蠅之墮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饑寒吾能飽暖之人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憊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之過凡此

之類皆積陰德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不求而至乎豈不歎力行之可也

樂善錄

方便處處可行公門中尤易行罪孽處處可作公門中尤易作此篇雖為眾人說法於吏役尤切所當書紳也

馬貴與曰西漢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故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洋心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東京才智之士亦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史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當時並不以為屈也

文獻通考

又曰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貴官而賤役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為伍秦漢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嘗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為恥也

同上

觀此二條可知自古胥吏為儲才之地今雖不能如昔所云而有志者正不因胥吏而貶損也尚其激昂奮發媲美前賢為胥吏吐氣也

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間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

寬假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賂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靈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地吉錄

親切指點見得衙門中人隨處可以為善也積德固易積惡亦易視人存心如何耳

王心齋倡道海陵郡諸掾吏以事至海陵相率詣之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言行錄

六字可作掾吏箴蓋惟心地好則不妨於作吏不然未有不造惡招禍者也

陳眉公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曰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張者

人須心中無慾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動多不平之事雖有能適足濟其惡耳

又曰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凶甚麼刀筆殺人自殺嗟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他家富貴前生定如其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惱甚麼補破遮寒暖即休擺甚麼纔過三寸成何物饒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矣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謀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離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銷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言行錄

勸世歌曰心不光明點其燈念不公平看甚麼大秤小斗吃甚麼不孝父母齊其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

財不富命窮人利已害人促壽算積善修行裕子孫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陽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守口莫談人過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主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欺心折盡

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解人

二則皆醒世通言余取其尤切於胥吏也故節錄之官衙中人果能每日常念此一遍諸般過惡自從此減矣

惜字十八戒 賣舊書廢紙與人印封殘冊 遺棄污穢中 脚下踐踏 糊窗壁 覆紙裱畫 拭几

硯 擦垢穢 燃燈夜照 點火吃烟 刀剪裁破 因怒扯碎 以書藉作枕 與婦女夾針線 嚼

爛吐地 塞牆壁孔內 燒灰仍棄於地言行錄

廣惜字真詮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功名者

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閨閫陰事及離婚字者此字當惜 下筆離間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

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 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

此字當惜 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恣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 下

筆喜作淫詞艷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人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同上

以上二則相傳為文昌帝君語事雖無考而文字發天地之秘起萬化之原為聖人所作敬之則蒙福

褻之則獲禍此千古不易之論也身任官衙以紙筆給事凡案叢雜最易犯不敬之罪至廣惜字各條

則今之胥吏所習以為利而惟恐其不能者也下筆時苟存慎惜之心則於為善去惡也不遠矣

徐太室曰一手誦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起歸有園慶

談

衙門中日日治姦治盜而胥役不免為姦盜之事千般計巧所瞞昧者止一官耳衙門而外人人目為

姦盜清夜捫心能不通身汗下

在官法戒錄卷一

胡端敏公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則為良吏

存業編

此二語亦人所易知但身入公門則無人不作瞞人害人之態無時不行瞞人害人之計且有自悔不能瞞人害人者有惟恐瞞人害人之不巧者時地使然習而不察耳願書此二語於解舍以為羣吏朝夕之警焉

龔鵬舉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也言蒼蒼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同
不急性不過倖免於旦夕有記性斷難免禍於將來所謂到頭終有報也世有身為胥吏倚官衙權勢陷害良民以致家室當饒門戶鼎盛者人每驚而畏之甚且羨慕而效法之是皆不知天之有記性者也

凡吏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忍府也

言行彙纂

逞意氣而作威稜意氣有時而平若使衙門胥吏倚附權勢吞噬無厭其為忍府也不知幾何矣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為退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

同上

救厄解紛莫如在官之人所慮者以財利為行止全無公議也攬扛幫如虎生翼教猱升木禍胎忍府

豈止市道而已

華彥民曰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曰撲燈蛾似蝶而小夜飛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已哉必資其氣焰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

解人頭

胥吏倚勢作姦舞文納賄將謂得財可以養身命難保然則非理營生早夜孜孜惟恐不巧者正其招禍取死惟恐不速者也與撲燈之蛾何以異耶

唐翼修曰凡為公門其胥役者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滑賊良心漸滅殆盡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眾交謫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速即觀目前害人過多案詐恐嚇為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人生必讀書

危言苦語曲盡情態可知身入公門真人鬼關也苟有良心能不猛省

府吏胥徒其未入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為恒厓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擔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為養膏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為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同上

託業在是必謂一錢不取誠有所難但取之有道須是於理無礙於心可安者乃不損陰陽若一味貪婪恃威嚇詐但知飽身肥家全不顧人死活究之飲啄前定非可強求分外不能有毫末之增徒使罪惡如山禍延妻子孰得孰失願執役公門者熟思而審處之也

顧亭林曰漢武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祖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巴為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譽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

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屬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為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

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

日知錄

為吏用通藝明經之人以其明理而後可以任事有識而後可以有為也今之胥吏未嘗非曾讀經書之人乃讀書時原為營求科第徒資口耳全無心得一旦棄舉業入公門益視經書為無用其存心行事雖顯悖經書亦不及顧心術如何不壞名節如何能立顧先生此議崇重學術厚望吏胥兩得之矣又曰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胥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同上

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其間等威貴賤迴不相侔而其事則皆敷政理民以輔佐天子者也試看今日檄行不曰該管官吏則曰官參吏處事無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無承行之吏苟明於陳殷置輔之義吏益知所以自重愛而不肯知法而犯法矣

魏環溪曰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贖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

寒松堂集

大凡胥吏貪財止慮其不能取之不慮其不可以用也若知不義之財之不可以用則貪心自淡其已取而不義者惟有為賑荒埋骨修橋等用庶幾免悖出之惠可以免羞於末路也

懲勉番人門不費錢功德例曰隨事方便 不勒討兒賣女錢 不唆人興訟 不無中生有索詐 不擅制官長生事 不捺案 不妄引重律 牌票招牆字眼不改輕為重 不嚇騙鄉愚 不生枝節提

人一夫到案 不唆盜賊扳離家 不輕口嘈雜人 不乘危索騙 不輕敗人體面 不哄提人伺候

不受買囑妄加鎖錮 不假公造謠陷人 不洗補字眼入人罪 入罪不下死煞字語此之謂也 杖

答不聚一處 不因無錢狼刑 不杖人腿灣 不浪費人茶飯 不破壞人婚姻 不叨準呈稟 不

濫差人動眾 不重備刑具 不誣害良民 不索鋪堂 不輕拿富家 不輕寫票收人監鋪 不輕

稟取人物 不逼病人婦女到官 不使百工經紀折本 不壞人功名性命 不離人骨肉 不驚動

鄰佑 不獻惡法橫徵酷比 不迎官意虐民 不使人饑餓 軫恤獄囚 於原差誤已赦罪犯勿復

提起 已蠲錢糧勿勒減銷 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 批回速請發 解到速請審屬曖昧

或關陞閫稍可緩止切勿送命 前件未完勿掛後件使人伺候 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害告示 失節

事無論貴賤雖自擊必為辨解 節孝之名不論低微雖傳聞必為表揚 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

常請勸修整齊 常稱人節孝德行 不輕傳劣跡惡款

實善堂
格言

託身公門欲其損財以利人誠有所難此不費錢功德例中有等不取非理之財而即可以利人者有

本無財之可取但於人所不經意處略一檢點人即受惠無窮者總之皆未嘗費已之財也胥吏役卒

造惡多端造福亦多端其概總不出此每日自省一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為功德也多矣

孫司菴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

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為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

揚揚自得且不知有天地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其可畏也

為政第
一篇

又曰官有蠹役如書之有蟬音蟬書木之有蛀殘蝕既久書破木空書役弊竇孔多其弊也皆其蠹也國

蠹民平時不覺一旦破敗投鼠而忌其器批根而動其枝官且難保蠹雖死何足惜耶

同上

世上貪財害我種類甚多惟衙門中人則名之曰蠹以其倚勢肆毒而人不及覺也書蟬木蛀生長腹